

英国伦敦有一座海德公园,以市民自由集会、自由发表演讲而闻名于世。1843年,上海开埠后,在今南京西路石门一路之西,也出现了一座这样的园林。

这座园林,是由无锡富商张叔和于1882年8月16日,向英国和记洋行购得的一处园圃,面积21.82亩,价格为1万多两银子。名为“张氏味苑园”,人称“张园”。

张叔和是个儒商。他与李鸿章关系很好,被聘为轮船招商局四大帮办之一(其余三人是:唐廷枢、徐润与郑观应)。他思想开明,主张中西文化互相交融,取长补短。于是,他一改江南园林小巧不开阔、重悦目而不重卫生的缺点,吸收西洋园林的洋楼、草坪、鲜花、绿树、池水为花园要素。为此,他先后向几个农户购得农田39.71亩,辟为园区,使花园面积增至61.52亩,成为上海当时最大的私家园林。1892年9月,他还费时一年,建造了一幢高大的洋楼,取名“安恺第”,中文意思是世外桃源,与“味苑园”意思相通。安恺第有两层,开会可容千余人,楼上筑有高台,是当时上海最高建筑,登高东望,可览申城美景。

张叔和的可贵之处,还在于他将张

园向公众开放,张园成了上海早期的公园之一。为此,他在园中开设了弹子房、抛球车、脚踏车等游览项目,还有书场、滩簧、髦儿戏等场馆,有时还举办各种体育比赛。1909年,霍元甲就是在此设擂比赛。此外,还有茶楼、饭馆,游客只要踏进园门,吃喝玩乐一应俱全。

张园不仅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游

张园:上海的“海德公园”

葛昆元

乐场,而且还是革命党以及社会各界群众集会演讲的政治舞台。

1897年12月6日,中外妇女122人在安恺第讨论在上海办女学的问题,上海道台蔡钧的夫人等社会名流到会。这在张园还是首次。

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,国内反帝清运动风起云涌,张园里集会、演说就更多了。1901年3月15日,汪康年等200余人,在此集会,反对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卖国条约。汪允中在会上发表了《告中国文》,汪康年、温宗尧、蒋智由、薛仙舟等名流纷纷上台发表演讲。这是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集会。这年的3月24日,吴趼人等近千人在张园举行拒俄大

会,声势浩大,朝野震动,会上孙宝瑄、吴趼人、何春台、蒋智由、温宗尧、薛锦琴等十余人演说,有数十名外国人旁听,一位朝鲜人宗晚洙作了书面发言。

此时的张园集会,成了上海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,逢有大事,如边疆危机、学界风潮、地方自治或节假日庆典,张园都会有集会。1916年7月17日,孙中山为了宣传“地方自治”的思想,与黄兴一起在张园举行演讲,听者踊跃,情绪激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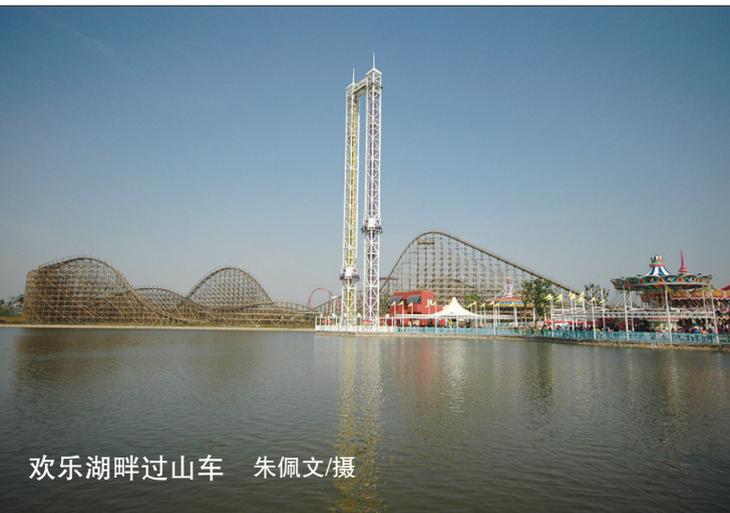
当年马叙伦就常去张园参加集会,他亲眼看到过章炳麟、蔡元培、吴敬恒等人在会上演说、争论的情形。他回忆道:“张园开会照例有章炳麟、吴敬恒、蔡元培的演说,年轻的只有马君武、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。”他还特别提到章炳麟,总是大声疾呼“革命革命”。一到散会的时候,就有很多人“像蚂蚁附着盐鱼一样,向他致敬,象征了当时对革命的欢迎”。

此时的张园恰似伦敦的海德公园,思想活跃,风云激荡,革命之声,响彻云霄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后,张园易主,逐渐废弃,再后来在原地上造起了许多民居。

班上的新战友全都大笑了起来。

新兵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至今想来都还忍不住想笑,只是时间过得太快了,当初的新兵蛋子,如今却也是做父亲的人啦!



欢乐湖畔过山车 朱佩文/摄

汤也不失为一个特例。四清运动期间,松江三个剧团中,他是唯一一个被结合进工作组的代表。不久,有关领导又鼓励他争取入党,他却说“我不想,我喜欢自由自在,无党无派好”。再加上后来“文革”中他“不听话”,没把《西汉》脚本交上去,前后这么一联系,说他“思想复杂”,甚至“思想反动,梦想变天”,“吃”了不少大字报。

1964年7月,他和老师王鹏飞在新浜搭档演出,他日场演《西汉》,老师夜场演新书《苦菜花》。白天一下书台,他和当地一位黄姓老年交扯新书《兵临城下》的提纲;晚上,他联系了当地文化站,主动提出到各大队去免费巡回演出。说唱的书目有《沙滩比武》《雷锋》《一只落脚猪》等,每到一个大队,人山人海的观众让小汤激动不已。演出结束后,当地文化站还写了表扬信给曲艺团。

“文革”中,他参与了《焦裕禄》的创作,也为松江县人武部改编了《欧阳海参军》并都参加了演出,反响十分热烈。他还参与了改编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工作。小汤在“学员”学习期间说唱的是农民书《兵临城下》与《红岩》。

上海人的阳澄湖情结

海島之子

上海人对阳澄湖总有一种特殊的情结,多半是因为阳澄湖出产的大闸蟹。上海人喜食大闸蟹是出了名的,尤以阳澄湖蟹为最爱,于是,在上海人的心里,就积淀起了对阳澄湖挥之不去的情愫。

多少年来,每当菊黄蟹肥时节,上海人总是以能吃到阳澄湖大闸蟹作为一份享受、一份幸福、甚至是一份荣耀。然而以前交通闭塞,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商品流通,所以,真正能消受此等口福的上海人也不是很多的。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,品尝阳澄湖大闸蟹也许只是一种向往。那时,如果谁在昆山那边有一个亲戚、朋友,哪怕是熟人,而他们正好要来上海办事,带上三五只阳澄湖大闸蟹,第二天一定成为弄堂里的一条新闻。而品尝过阳澄湖蟹的人,在弄堂里进进出出,一定会让人刮目相看的,还有人会在暗地里发出“啧啧”声。那份羡慕可是由衷的啊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上海俨然成了阳澄湖蟹的集散中心。各个农贸市场、各条大街小巷,甚至是每一个弄堂门口,到处可以看到大桶小盆里存放着出售的螃蟹,也到处听到大呼小叫的吆喝声:“刚到的阳澄湖大闸蟹,绝对正宗,如有作假,以一罚十。”于是,你会看到张家妈妈、李家伯伯们,笑吟吟地走上,挑上两三只,付了钱,往塑料网兜

里一装,心满意足地拎着回家,还少不了去弄堂口的小卖部捎上一瓶上海黄酒。于是,第二天弄堂里照例又有了一场关于阳澄湖和大闸蟹的谈话……

说来也怪,这样的情景没能维持太久。也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原本那铺天盖地销售“阳澄湖大闸蟹”的盛况突然就销声匿迹了。即便仍在卖螃蟹的,也不再人人都理直气壮地冠以“阳澄湖”的名号而大呼小叫了。而上海市民呢,不知道是因为终于感觉到了以往的热情太过盲目,还是别的什么原因,反正对脚桶里的螃蟹冷淡了许多……

但这不能说上海人对阳澄湖失去了信任。真的,上海人对阳澄湖依然是那么热情,对阳澄湖大闸蟹依然是那么喜爱。上海人,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上海人,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家里一只螃蟹,三两黄酒这种享受方式了。他们喜欢往酒店、宾馆跑,要像模像样地品尝他们喜爱的阳澄湖大闸蟹。于是,每当周末,或者是休息天,上海人总要约上三五知己,或者带上一家老小,去酒店品蟹。最火爆的要数南京路上的“王宝和”大酒店了。每年吃蟹的黄金时段,这家酒店就撤下所有别的生意,专门经营“蟹宴”。据说这蟹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出产。于是又吸引了众多的食蟹者,每天都有人满为患,更多的人只能是望店兴叹。那些无缘进入“王宝和”的,就只好去别的什么酒店,只要有“阳澄湖大闸蟹”就行。

眼下,另一种情景让你叹为观止,也足以表明上海人对阳澄湖那份执着的感情。差不多一过国庆,每当周末,高速公路上的车流就浩浩荡荡,收费处排起了长龙。不用问,车流十有八九是往巴城或者是湖滨的“水上人家”去的——上海人吃蟹的动作搞大了,只要能吃到阳澄湖大闸蟹,花再大的代价也愿意。你只消去实地察看,在巴城或者附近能品尝到“阳澄湖大闸蟹”的什么地方,总是车满为患,车子的主人基本上都是上海人。多少年过去了,一代又一代的上海人,对阳澄湖,对阳澄湖大闸蟹的那份喜爱,始终没有改变!说实在的,本人从小在岛上长大,对螃蟹并不陌生,虽说是食中精品,但味道也不过如此。看来,上海人吃蟹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感,他们看重的是吃蟹的过程,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种情调、一种享受,这种精神就更让人感动。这大概也算是上海人的一种情怀吧……

新兵第一天

刘椿山

虽然我离开部队好多年了,可每到征兵时,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军旅生涯,尤其是那段初为军人的日子。

记得第一天刚到部队的时候,我和另外九个人分到了一连一排五班。一到班上我们都很害怕,背着背包站在原地不敢动。班长发话了,我们才开始铺床,铺好床以后,便一遍一遍地学习打背包。

中午吃完饭,连长点了一次名。点名以后,连长还给我们讲了一件事儿,他说中午上厕所的时候,有一位贵州籍的新兵正在“解大手”,看见他进去了,裤子也没提赤条条地站起来,脆生生地叫了一声“首长好”,那个场面非常地不雅观。听到这里,大伙儿全都哄笑了起来,几个班长甚至是笑得死去活来。连长说大家今后注意,在厕所里见到领导就不要敬礼了。

下午我们去操场上训练。我们的第一堂训练课是站军姿。就在全连一百多号人全都站在操场上“三搜一挺八股劲”的时候,我们班有个叫王福的新战友,突然气贯长虹一鸣惊人地放掉肚中之气,弄得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。班长气呼呼地跑了过来:“王福,为什么要

放出来?”王福委屈地说:“班长,对不起,我一不小心扶漏了!”这时,旁边的一位班长上来调侃到:“扶漏之前为什么不打报告到厕所去放?”王福更加委屈了,他说:“我不知道放屁也要打报告。”

吃过晚饭我独自一人回到了寝室。就在我准备给家里写信的时候,班长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了进来,他大声地说:“你个‘木锤子’(说人笨的意思)跑到这儿来了,我到处找你,还以为你当逃兵了呢!”我惶恐地看着班长,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当时我害怕极了。我害怕像当兵之前别人说的那样,老兵动不动就打新兵。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,班长把手一抬,我以为他真要动手打我,身子就本能地向左一偏,没想到用力过猛,失去了重心。眼看就要倒地了,班长迅速用手有力地托住了我,然后抱着我的身子,一边笑一边播:“你个‘傻婆娘’,把我吓惨了!”从此以后,战友们都叫我“傻婆娘”。

晚上开班会的时候,班长说:“部队是个展示个性的大舞台,特别锻炼人,有什么特长就说出来,我给你们报上去,这对你们今后在部队成长进步是非常有好处的。”我们班的九个新战友都说了自己的特长,轮到一名姓罗的新兵的时候,他鼓了好半天的勇气才站起来对班长说:“班长,我会杀猪!”他的话一完,班长便“噗哧”一声笑了出来,随即

当时学员和团里签下了合约,若三年期满仍不能上台演出,将被辞退。十个月以后,学员向老师们汇报学习成果,小汤说了一个片段。老师们交口称赞。一年四个月后小汤就登台实习演出了。

作为学员,一般来说都是老师教什

最后的农民书艺人(上)

俞福星

么就学什么,老老实实,不敢造次。然而,在第二次学员跟老师学习新书后汇报演出时,小汤却来了个“节外生枝”,表演了一个自编的短篇书目。老师们大跌眼镜,大多觉得他太狂了,目无师尊么。未过三年,又闹了场风波:1964年夏,其时宣传“新疆好”大热,政府动员年轻人参加新疆建设;在看了新疆艺术团演出后,小汤热血沸腾,便在几个学员中一鼓动,大家都愿意去新疆。不料有人告密,随即他被团领导责令“停职反省”。后来幸亏四清工作组发话:要去新疆没错,不可这样打击有志青年。常言道,人心不同,各如其面。小

快乐作文

金鱼学艺(外一章)

李介匀 松江区民乐学校 三(3)班

从回,有一个小女孩养着三条可爱的小金鱼,小黑鱼、水泡眼、红冠鱼是它们的名字。

有一天,小主人正在看海底世界,三条小金鱼看见海里的鱼本领很大,就想到海里去学本领。“我们去海里怎么样?”水泡眼说。“去学本领!”小黑鱼说。红冠鱼也觉得这样做很好。于是,它们想了一天一夜才有了两个办法。小黑鱼说:“在主人换水的时候,我们就跳出盘子,掉到下水道里去。这样,我们就能到大海去了。”

水泡眼说:“我们在鱼缸里得‘翻江倒海’,然后,我们就装死,主人一定会把我们扔进下面的河里。”

于是,它们就这样做了。果然,跟水泡眼所说的一样。它们来到了小河,一直往前游。终于,它们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海。当它们分别时,小黑鱼哭着说:“一年后我们在小河里相见。”

后来,大家都去拜师傅了。小黑鱼爱游泳,它去找剑鱼学游泳。红冠鱼爱造房子,就去向寄居蟹学习造房子。水泡眼爱干净,就向“清道夫”学打扫卫生。

一年后,它们告别了师傅,开始

往回游。它们又在小河里见面了,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。

聪明的大公鸡

一天,大公鸡在外面散步,却被一只狡猾的狐狸发现了。当时狐狸想,我的美食来了!于是,它就悄悄地跟在大公鸡后面,准备在它不注意的时候吃掉它。

大公鸡听到了脚步声,心想:一定是那只狡猾的狐狸在跟踪我,我得想个办法。大公鸡转头一看,后面果然有只狐狸。大公鸡假装很高兴地说:“狐狸老弟,原来你在这里,我有事找你呢!”“我也有事,想请你到我家去做客!”狐狸笑嘻嘻地说。傻瓜,我到你家等于去自杀了,公鸡心想。于是,公鸡假装伤心地说:“对不起,我不能去你家,今天是老虎大王的生日,它特意叫我把狐狸老兄你请来!”怎么样,上次我骗了老虎,如果我去参加它的生日一定会死的。狡猾的狐狸害怕地想。于是,狐狸想逃,可公鸡用翅膀抓住了它的尾巴,嘴里还说:“再不去,老虎要亲自来找我们了!”狐狸听了,吓得撒腿就跑。

大公鸡看见狐狸逃走了,提提精神,继续去散步了。



闲话“文革”前后以松江曲艺团为主阵地的农民书艺坛,汤炳生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。

1961年底,17岁的小汤在县里越剧团、沪剧团与曲艺团合作的戏曲培训班学习,快要结业时,培训班领导、沪剧团指导员的苏老师两次找他谈话,希望他去沪剧团。不知搭错了哪根筋,他偏选择了曲艺团。曲艺团团委决定让他拜副团长王鹏飞和响档顾云飞为师,取艺名“汤云鹏”。师生见面会结束,王鹏飞告诉他:让你学说《西汉》。理由是《西汉》曾经传了几个人都没成功。现在评弹界、沪书界,没有一个人在说《西汉》的。它的难度在于描绘的历史场面大,典故多,没有一点古文底子是说不上来的,就是说下来了也“不卖”(即书场上座率不高)。我向苏老师了解过你的情况,是故指名要的你。你学了《西汉》打好基础,再跟顾老师学《英烈》,虽也是骨子书,但会好多了。